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

江潮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三

明 張國維 撰

序

序以述事凡水政大小事績之可紀及編纂成帙者
並有序亦全書之所應收也

唐

李華練湖頌序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

源因迤滙而潴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障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生龜魚螺鼈之產饜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世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種萬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劫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予奪八

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有以得之老稚怨痛沈
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駝矣生人
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
首任能者是歲十二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
兆韋公損為潤州聲如颶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
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寃憤公素知截湖潤壤
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其以復郡謗雷動山鎮恬然
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韋公元浦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
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
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怵從役畚鍤蓋野峻臯成蹊
增理故塘繚而合之湖廣為八十里像月之規儔金
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噉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
三日若海之彌望灑灑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
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為斗
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瘠均品河渠通流商悅奠

賈人勇輸賦遐邇受利其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
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
見方雩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
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二事以聞詔書褒異
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
丞已下至耆艾西向拜首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
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
惡宥過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煉不耗伐冰之貴降

從士禮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
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
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陵
令季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
丹陽耆壽周孝環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兌為澤
兌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
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
刻之則主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嘗

學古見訪為頌曰望沄沄兮視冥冥鳥關魚樂葭茨
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
神靈百年游淀為謬清饑者飲兮病者寧詔書光寵
恩霽榮勳然既瞻復皎明追琢刻頌揚芬馨

元

秦約崑山州修園政績序

禹貢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
錯考之簡冊則今日吳郡東南之地具是也然吳素

號澤國其稻梁樹藝之區一或隄防不固瀦泄不時
則歲之豐凶非但繫之天時抑亦責之人事焉故國
家守令之選必以農事繫銜重邦本也每歲東作將
興之時所在州縣必擇官一員專職修圍蓋慮水潦
之災而預為之備也是以丁寧告戒使其父子兄弟
盡力畝畝以驗天時以服民事豈古所謂田大夫勸
農之官者歟吳郡之屬州曰崑山田多汙下賦實繁
夥嘗時修圍之官往往不過奉行典故而已豈知斯

民根本之所在也今通守郤侯尤以軍食民命為急
跋履川原衝冒風雨故其勸勉程督民皆欣然具
畚鍤荷蓑笠父詔其子兄告其弟樂於趨事赴功莫
不以侯之心為心噫以一人究心而其農事有成若
此則人存政舉槩可知矣是以侯之為政較之常歲
修圍之外其增墾露田若干畝計賦若干石回視食
人之祿玩歲而愒日者大有間矣侯才器宏博歷練
優為嘗叅贊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王公幕府籌策居

多今膺是職不過小試其大用之才爾樞庭藩省不日可以陞華進秩矣大夫士嘉其政績咸為歌詩美之吾友玉山顧君仲瑛書來賓館俾予序次其事若其能守官箴勵志操此特士君子平昔所當為者茲不書侯名肅字彥清山東人至正壬辰夏六月朔淮海秦約序

明

宣邦直贈王貳守佐理開河序

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其惟大聖人乎昔舜命禹
治九州之水而先導河故書紀冀州既載壺口紀導
河之始也蓋河源發於崑崙其流泛濫中國始固不
免疏鑿之勞及水患既平然後人享其利凡九州貢
賦若遠若近皆自河而至於帝國焉所謂一勞永逸
其道固然也我皇上建都金陵今再周星矣以天下
寧謐九夷八蠻罔不來賓惟東南漕運及商賈往來
不便由丹陽而車載者有人馬之勞由鎮江而舟入

於大江者風波不測牆傾柁摧往往沉溺者有之乃
夙夜憂憫咨詢父老經久利便之道咸曰溧水銀墅
東壩之上舊有小河相傳自吳伍子胥肇開之欲以
攻楚不能而罷至宋孝宗乾道年間又命建康府經
營開之通判張維不能奉上意建言不便而止竊惟
萬世之功豈偏方小國之所能成哉今國家富有四
海無施不可事固有所待也皇上乃斷自聖衷命崇
山大臣統官千四百員夫丁七十五萬有奇東接震

澤西通南湖北至京師若干里刻日修鑿於是衆官
各率厥夫競相事事若不知土之厚山之高石之堅
者嘗觀東壩分水嶺間有土山十五里石岡十餘里
萬夫如螳鉏鍤如雲斧鑿如雨鏗錡震擊聲聞四楚
不久已為通渠此非以逸道使民則民忘勞而功易
就歟自今以往豈但東南貢賦之便其商賈而往來
者西如川蜀北如朔漠亦無不由河以達建康而萬
斛之舟泛乎中流雖烈風暴作亦蔑鯨波之恐至於

風寂水平其淨如練南船歌北船和洋洋乎詠皇上
之功而莫知所以報之者其樂何極則吾皇上之功
不啻舜禹竝矣信乎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也
崇山國之勛舊名著旂常奉揚上命命官分工於衆
官之內選其尤能者分掌衆工若貳守王子華氏出
羣拔俗有幹濟之才既分工於東壩又督衆工於沙
河邦直等同受上命開河銀墅忝在千四百員之列
較其功則子華為多也子華嘗命工繪圖大夫士咸有

詩美之一日出以示予予不揣遂僭為之序云洪武
二十五年歲在壬申閏十二月三日會稽宣和直書

方鵬治水成績詩序

聖人之業有以成之必有以保之故遍天下而垂無窮
遍天下至大也垂無窮至久也不可尚已其次足以
利一方而澤數世以幾於可大可久者其聖人之徒
歟夫震澤三吳之喉襟也由吳淞江由白茆港以達
於海猶自腸胃以至尾閭也善醫者理腸胃導尾閭

以快喉襟而疾去矣又調攝而愛養之使疾不更作可也且二水之當治夫誰不知役大費繁莫之能舉耳有其舉之則具文塞責姑應目前而無經久善後之圖不旋軫而前功棄矣今大司馬李公獨異於是方其謀始也集衆說以用中選庶官以分任而為之必勇及其慮終也丁寧告誡而貽之必遠防之必豫故先白茆次吳淞又次支流別委凡有相於二水者咸用底績所以成之也堰以障之閘以瀦之徒以守

之備舟制器以疏之所以保之也君子曰是役也不
在成之之易而在保之之難公善法聖人者也吾其
有勸乎其小人則曰公善醫國者也吾其瘳乎故今
日則思而歌之他日則尸而祝之固吳人之情也雖
欲辭得乎雖然疲民疵政天下皆是也所以拯救而
康濟之者鵬於公有深望焉則是役為之兆耳因僭
序於羣玉之左

薛應旂濬河錄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西
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
農事植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
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為職
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為乎農者多
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蓋以民可與樂
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

逸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
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胡君道宗以賢良文學
貢諸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
事川塗溝洫陂障圩塘丘陵墳衍港塹橋梁靡不悉
心疆理而承委申請畫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
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
匱而功成而吾邑之民早潦有備豐穰可必是君之
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昔人所語不負臣而已

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
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謠之茲
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
有為鄭國白渠之謠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為
之序

沈啓吳江水考序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焉考者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
蓋源委之要潄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夫東南之水

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滌洄澎湃而值其中為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為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紆而條如者為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亞而為湖為蕩為漾為堰為潭為坑為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潴太湖之不盡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江而為川為瀆為溪為浦為河為港為渠為涇為淩為澗為浜為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駛者也東南之

區莫是窟焉故曰澤國而邑當夫交會之衝苟有小水囊納獨先諸他郡邑是以歲之豐凶民之利害國計之訕伸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是為最故善觀水者觀吳江思過半矣觀之善者孰如古聖人其始之憂水也曰昏墊曰阻饑及其治之也決九川淪溝澮後先有序小大不遺要其終底於績也務奠居務迺粒務成賦中邦而後已修弛之間利害攸判天下治亂所從出也而肯末焉視乎哉繼是迄今知國之本

恒於斯者必寬農詔重農官以修水政以濟民饑以裕貢賦吾未見其有改也迨至我熙明尤致重焉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潦必除微堙必浚共享豐阜胥忘德恩久而守令弗遑從役也添設倅丞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水部或憲司於是撫偕郡邑各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也每或以節費汰冗疏而革之必待極潦大浸方請復設寒後索裘無救卒歲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革

而設方設而革彼間設者客也暫差者寄也帶攝者
他人之田也修節宣之政以為豫遠之圖者誰與無
怪乎民逋日竄而督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也
嗚呼政修奚遣為哉議者猶歸罪天時而不察人政
之未修墜久遐遺識無十一可憫也邇來湖承於源
者賴堰壩之節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
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或荏或葦淤澹日淺而不通
猶之人也口鼻浸灌不停膀胱窒滯不洩胸腹能不

張蠱以至於斃者幾希矣余歸田數年躬覩鄉國之
艱羊不圖存後將焉考為輯吳江水考四卷凡十條
條間為箋庶前賢之心與政不盡泯也若以不合於
舊或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經之不同於職方職
方不同於禹貢勢則然矣司農者執而裁制之斯考
或不為東南覆瓿也噫

谷繼宗刻單鐸水利書序

皇明永樂改元太宗以蘇松水沴是憂遣大司徒夏忠

靖公總籌督公取單書師其意東南竟弗魚腹至今
血食且京闈曾發策試華亭顧公清掇其言而對即
舉第一累官少宗伯野史氏曰夫天下之學莫大於
水故窮水績者通乎聖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入者入於海也水性必歸於海順也順其性而導之
歸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水之道也單子祖禹貢而作
書書成身退後世有述焉嗚呼單子身若屯矣其書
則昌蓋屯者命也昌者智也數竒而理符也雖然單

子之書論三州而止此其學未通乎聖也孟軻氏曰
禹以四海為壑夫推而廣之仁覆天下矣

歸有光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潴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
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
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為三江之一其說如此
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

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
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
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之奏復之文摭引
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顛學二三家著於篇

俞允文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崑山之三年考最居上天子徵詣長安以
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之得失莫若言
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

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崑山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蘇

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川之水
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
江導太湖之水竝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淞江
洩水為徑後世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
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
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
數繇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
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裹水不得外流而

渾潮日積諸浦漸堙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
啓閉使有洩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河亦
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修苟非厚築圩坼一
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坼低田與水漫漶此築
圩曩坼之法尤為最要范仲淹云修圍浚河置閘三
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
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撩清之夫是其
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修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

人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
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饑寒
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乏
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
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原吉奉檄
開浚其功最著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克嗣
重加浚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為
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

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激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侯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視焉

嚴訥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為最蘇域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岬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

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隰岼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芄芄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岼或咫隙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不及溉者則又終成瀉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備也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岼岼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拆田不乏溉歲苦潦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

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醜失宜
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汨為
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良瘠矣廟堂深惟國計軫念
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
書之重躬橈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決壅導積
滌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為宣節
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為節務而
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厚浮令杵

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
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
之澇也故老相傳說以為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
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澇纔匝昏旦而漂沒無算今雨
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
而成勞之陰賜也公以拯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功
嗣厥胼胝聿觀厥成蓋至茲謀及圩岸而公之大造
民者悉巨細矣使公緒之就先三歲民將不知災而

且忘公力於何有然今而後其蒙福被慶何限也且
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蔗藜罄室竭
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
走其傷痛莫之救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怪而求其
說矣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
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
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未暇為
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損

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不協遠近風行咸德上佚道之使永圖之懷誰不予來誰復惜小况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競體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夫述禹貢書河渠志溝洫者古今稽之圩圖冊慮遠也公曩歲有事白茆所謂塘之者也余竊記之茲冊郡守朱侯示余而屬序以余郡人也雖不

文啟辭諸萬曆庚辰臈月之望

徐階松江府水利圩圖序

松澤國也水行田疇間若奕道然民因謂其田曰圩圩者圍也言圍於水也循水而堤焉者曰圩岸所以禦潦水使不得入又穴之以洩田中之水使注諸川也歲多雨或川流壅塞水溢於圩則田沒而民以告饑故松之利惟水為大其害亦惟水為大而其政亦惟治水為急國初郡邑水利皆有專官又數遣大臣為

之經畫夏忠靖周文襄最著承平既久吏懈民狃水
淤不流岸缺不補及倭患作而上下胥奔於兵由是
田之圩岸毀踰半歲屢有水災民日貧且走四方而
國之額稅亦多負矣萬厯六年皇上特簡侍御史林
君應訓督有司治之君乘單舸東傳於海西至於江
中歷湖泖浦涇冒寒暑凌風濤相原隰之形與水之
勢浚大川六支流四十七港浜之小者九十有一求
圩岸之故迹盡修築之踰年功成民歸如市君曰此

其利溥矣然非籍無以訓久遠使勿廢檄吾郡守閻
侯邦寧圖而梓之侯以示余予曰禹貢揚州厥田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則田之卑賦之重可知而禹盡力
於溝洫非有能益其卑去其重也今松固揚州之域
圩岸者又溝洫之遺制也則松之治水其道固無外
於圩岸之修築矣林君身督其成復計久遠而為之
籍其猷誠然籍可必恃以訓後乎自古天下事有人
則興無人則廢今而後懷仁抱義之士踵相接於朝

則君之成績雖莫為之述猶當有慕而繼焉矧其大書深刻炳然在乎予敢稽首為吾君吾民賀

劉光濟常州府水利圖冊序

昔太史公作河渠書首序大禹治水之績乃曰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而與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夷考夏書所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言三吳水利者無以易此夫三吳諸郡東南奧區也往者數被水患當事者議興大役開劉家港以入海開白茆港以

入江濬吳淞江南北兩堰以引太湖諸水拯治之法
稱善矣然事竣則代後命臬臣兼攝人無專責而內
地溝洫之政略而不講以故或湮或溢卒無永利而
害乘之惟我聖天子臨御以來凡海內利病民生休
戚罔不咨於良弼嘉猷虛懷聽納惟茲三吳水利上
厯九重宵旰之憂萬厯丁丑特採廷議擇臺臣之有
材識者俾之董治必底績乃代於是侍御林公應訓
奉璽書祇受廟謨攬轡吳中遠稽往牒近訪輿論周

爰咨諏巡行於沮洳萑葦之區相其原隰邇其委源
因天之時順地之宜疏滌壅遏以引以注爰條治田
六事檄郡邑長吏率其屬以勸相三農皇皇焉車不
停軌歷五載而不績用成慮夫歲久而法弛也圖而
志之是圖也刻之吾常者也常居蘇松上游其屬邑
有五而地勢各殊昔人謂吳淞江被災宜多穿毘陵
郡西洞河以分殺之正統間周文襄請築金陵五堰
以障上水穿百瀆於震澤以導下流繪魚鱗圖以稽

畎澮茲圖則加詳矣總之一郡以提其綱列之五邑
以挈其領疆界既明悉引之說若江若湖若沈若河
若瀆若港若浦若蕩若浜若陂池若圩塍堰碧若隄
防津梁掃牖之區罔不具列而五邑之地形粲然在
目宜障也宜洩也宜疏也瀦也小者役以民力大者
資以官帑精神心術之所運用殆為千百年計乎後
之視今者按圖而索之可也而侍御公之績偉矣予
恒竊歎朝廷設官興修水利以惠養元元而實効未

臻水患洊至民用阻饑至煩主上憂屢下蠲賑之令
損賦額以恤之而後民困始蘇曷故哉夫任事之臣
狃於故常者小智也休於豪黠者保祿也責効旦夕
者邀功也監司不能責之長吏長吏不能責之僚屬
是以虛文相應負國而厲民今林公之蒞吳也精白
乃心夙夜勤事予從田野間望旌旄一歲中按部者
凡幾而不言勞吾郡守穆公煒矢猷宣力輸共濟之
惠偕其僚佐萬君輝暨諸邑之長吏從事於阡陌間

躬自勸相而不言勞是以利興害去臻久安之績以對揚天子之休命茲圖也特其跡焉耳予承郡公之委敬為之序以告夫繼事者

姜寶鎮江府水利圖冊序

雲源林侍御公奉專敕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三府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為鄉八曰崇德

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洞仙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為鄉十曰練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牧曰桂仙曰永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尚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壇分高中低為鄉三為區十圖十二而說則十焉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水有旱宜潄宜洩宜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壇因地形之高下為榦支河港為洲為圩其宜潄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為

橋為閘為岸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開濬修築凡公所嘗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纂而纂著也屆期入梓龍谷公造予廬屬為序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為先漕河以丹陽為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為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為先河以治河閘為先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

而運回船每梗湖閘不得閉故欲使運回船不梗河
閘令得閉也以開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船為
先前時公常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
公議孟瀆河開矣然而運回船不盡由以入也河閘
治矣河閘上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麥舟尹公
兩橋兩設閘丞口以待下版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
陵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閉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
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

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
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
挑故使閘設而得閉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
免民挑河然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蓋撫臺
主起運漕臺主僭運運船空而回撫臺儻先期令曰
繇孟河入不繇孟河入於本船之官旗罰無赦河閘
當以時閉漕臺儻以先期令曰閘設而不閘與無閘
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

救閘閉矣運回船繇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
淮亦無或有所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
河開閉而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洩也於是漕舟無不
通行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
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歟蘇
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挑漕我鎮江他水利亦利於挑
漕而獨漕河應挑漕乃利於不挑漕而法亦可以不
挑漕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

以足國課也為民以為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為國亦以為民也公嘗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水利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為之公所不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二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舫之往來講求為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為亦猶公為之是則我鎮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既經公規畫以底績郡縣諸公者

亦既一一奉行而編纂纂著之為圖說備矣備矣當
無以予言為也是為序

徐棻三吳水考序

夫子江南非古所稱塗泥之域哉然謂厥田下下厥賦
下上錯則尤震澤初定時克貢未博也今國家財
賦大半出是所關係鉅計至矣顧澤國源委上自天
目下沿東海相距數百里而遙滌洄澎湃百折而星
流似未易窺其脉絡予自有四方之役嘗渡錢塘涉

豫章浮沅湘暨淮黃汴濟膠萊間試濬水工則念吾
土利病視之獨難以地形平曠海潮上下不常每當
潦集輒浩漫洚注四望湖海非若他有崇岡壘辟水
速來可防禦宣引為也竊謂先正范文正公守吳郡
首疏水利為要務予每乘間理棹遨遊目太湖之津
煙慨雨澤之悠瀾尋三江之故道望禹跡之茫茫沉
思久之博聞父老有曰是夏駕新洋昔夏忠靖所疏
理也是秀州蒲匯澱泖諸湖水所經洩也是吳塘顧

浦劉河所潴衍也是白茆青暘西湖毘晉陵所繇入江也是白鶴荆城孟瀆九曲所繇入江注海也爰稽傳志三吳之地惟常熟多有巨滙而白茆港視他水獨廣闊而順達於此導之使蘇常東北諸水皆繇此港以入海而震澤上源自可減殺橫溢之勢信乎白茆尤吳中水利之要宇者也今流注失宜高土浸以淪沒而下者又致淤壅獨奈民生國計何予嘆曰是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與邇聞懷安林

公茂膺簡命治水茲土非底定之一會乎予撫豫章
公尹南昌共事治水卒賴宏濟大略以相成今公按
吳兩越歲河工告成出水利圖說示予乃熟視之何
盡我地宜若是悉哉公指顧中即貼貼爾席之安抑
何神哉蓋公行水之道與神禹智同而咨詢營度一
不出所云三江既入吳淞江為正派東婁二江為旁
支支派分而或疏或濬或節可次第施矣以故太湖
諸水注吳淞澱泖諸湖水注黃浦崑嘉諸水注劉河

白茆而陽城晉毘諸水悉便入江入海則水流導長
蕩潤州諸水繇運河入大江則水源節公駐節吾邑
督濬白茆復深且廣俾可停蓄宣導以入海連年大
水得藉宣洩之力不至盡填溝壑者公疏白茆之功
章章較著也大都並流不至妨礙野潢不至外逸平
潮不至倒注要害之衝因不疏濬深濶納巨浸而尾
閘奔趨分支則蕩滌沮洳取滋灌溉濬畝澮距川已
耳至疏旁渠築圍埂俾旱澇有備高低鄉咸利則悉

載在治田六事中率民力任之官為量助督率網舉而目張一勞而永逸吾江南民從此得免魚鼈焉詎非仁人大惠哉日者梯航克發以下下之土田半天下之供奉而國不稱乏民不告病而公且屢上蠲恤疏荷俞旨寬恤以蘇予遺公有大造於江南矣所著水利圖說為冊若干卷用以告夫將來官水者嗟夫治水猶醫治疾然圖說其方也視民饑溺繇已而抱康濟實心猶醫活人心也方策具在醫國者執而用

之以行其濟人利物之心要取經用於世間其所以
康濟奕世者博矣底定宏勳將永賴之觀河流而思
禹績公之明德遠矣哉他日薦承簡渥繇司空而宅
端揆以告成功錫玄圭豈得擅美於前乎則有太常
金石之勒銘者在固予夙所首薦知公期公者也顯
以俟之

錢有威三吳水考序

皇上軫念江南水利命侍御閩中林公董理其事公至

之日釐侵決淤首闢漕渠既而念曰漕務誠重隄防
川澮一或不備旱潦薦臻民受其饑漕安所出乃相
地形披載籍決三江之壅敕導震澤之委積其中為
塘為浦為河為溪為涇為港為溝為閘者百有餘所
悉加濬鑿條引縷析網挈目張蓄洩宣節各有成式
俾民水不患汨旱不患槁公私並利漕計無虧詳具
諸名公圖序說中先是歲穀不登民雖知水然狃於
故常驟聞公議猝有煩言公毅然曰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佚道使民久當自定遂跋涉胼胝首當其衝
決排濬導以次而舉厥有成績而又連值大水若將
試公之功而信公之說者蓋聞諸故老東南水患正
德庚午為最次則嘉靖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淫潦
纔及昏旦遂爾淪沒乃今雨輒浹旬甚至彌月向使
川澤不除有若往昔民之墊溺將何底止議者徒知
洪水為災漂溺竟免而不知廟堂之規畫我公之濬
導有以殺其勢而消其毒也豈陰受其賜而不及察

者與公乃不張功不避讓直以狀聞竟得賑恤尤人所難而又以其餘日躬歷郡縣督率屬吏省巡阡陌修築隄防務崇務廣災而不害余嘗課築農畝順流而東涉沙湖遡新洋泛吳淞閱青浦往返二百餘里得以遍覽公所疏濬處一一與圖符契兩涯削峙如墉如櫛民將自此蘇矣昔周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公踵其後

甫及三載民已愉懌然則歌功德者又豈待於千載哉絲是知事在天下患在不為安有為而不成者也

王穉登三吳水考序

吳故蛟龍之國三江五湖濱帶數澤於古稱沮洳矣歲乙卯庚辰之間蚩尤旗出牛女靈雨累月百川橫流阡陌壞者十五大司農奏課之不登天子惻焉憫元元之墊溺降德音勞問江南諸父老咸謂水政之不飭民庶鮮食以貽陛下憂於是詔臺使者出行水醜

渠決川如漢宣房勺陂故事今侍御林公有聲南臺
中藉甚羣公卿士相與推轂於朝俾為督公既奉璽
書殫智術畢思慮上下原隰忘其胼胝繡斧所臨悉
召文武吏士三老嗇夫使前咨諏相度審厥形勢察
利病之原考通塞之宜為之弭節迴車者再四而後
三吳水利之說一經一緯脉絡井如曲折紫紆燦若
掌上然且推擇羣吏指授機宜集胥徒陳畚鍤土石
陶冶竹木藁芻之費一一既具堙者鑿滯者泄淤者

決半者濬且導繇川入江繇江入海而水之東下若
建瓴矣大要合東南水利而論首天目而尾閭於海
五湖心腹也三江腸胃也腸胃心腹病而首尾之脉
離故復吳松之故道俾走海分諸浦之亂流俾走江
吳淞為正脉東婁二江輔之諸浦又輔之在江南北
者不同而治之之法亦異治江南之浦宜廣而深欲
其引湖東注以壯此江也治江北之浦宜狹而淺懼
其分水北趨以耗此江也凡易寒暑者幾而政平人

和羣僚底績謳歌載塗民有生氣公則恐然罔有德
色曰使者之盡瘁於菰蘆力且竭矣其濟則天子之
靈也廟堂之算也僚佐之賢勞也民氓兆庶之子來
也於使者何有雖然其猶有周爰之二三策在繼今
者非是曷取徵焉乃勒成為書十六卷使夫覽者若
誦禹貢於輶中奏河渠於馬首公之功寧有涯哉夫
水德之在天壞雖習坎成性而汜濫靡極涓涓失序
禍終懷襄非夫略不世出之英疇克纘神禹之無事

鑿白圭之鄰壑乎後之行水者取公是編世世守之
神明其意變化其說無徒枝梧苴塞以苟目前之安
即七九之阨何損於堯湯而吾儕小人抑庶幾哉其
幸而不為魚也已

陸化淳常熟縣水政序

水利全書者我朕侯三年中所講求於虞而實見諸行
之規畫也虞之地三面阻海及江形勢極高一面控
引上流及昆承諸湖以達於海又極早早利恒暢即

高區已號涸轍高利恒雨即低區已悲沉窻以常熟之名蒙常荒之實者隄防通而不塞溝渠塞而不通拱手以俟命於天故也是以築隄防浚溝渠並為治虞急務就二者較之隄防以坵以畝為量隨方塗葺隨時補苴無大壞亦無大興溝渠動色數區綿亘數十里不大興即大壞矣侯留心經世未下車時已洞悉此中隱情一經親歷端委畢見毅然引為己任參酌緩急次第興工工竣於此嗣興於彼意若謂在地

方一日且為地方辦一日事者而比報政則從來湮廢之跡已一一修備矣夫謹蓄洩以弭旱澇厚實也以一勞而博永逸遠慮也小人即朝不謀夕豈不亦自為糊口計而因循相仗以至今日大都為工費浩煩倉卒無所倚辦則當道為之梗尸其利乃欲避其事則豪強為之梗赴役者多服役者少則刁頑為之梗鬻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為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為之梗此五梗者

水利所以將興復廢名興實廢之大竇也而獨無能
梗侯哉非不欲梗無可梗也向者經始福山塘人頗
謂落落難合及三文諸浦梅林鹽鐵諸塘漸次告成
始相顧以為神功今觀此書中綱領節目則公之匠
心操縱而坐觀其成已有日矣其役不逾時功臻永
賴豈偶然哉士民易與樂成業已隨浚治所及伐石
紀功東北際海西屬之江頌聲洋洋而是書實司左
券不可以無刻于其刻也余因僭題首簡庶幾後之

見是書者無替侯嘉惠虞民之志云

王圻水利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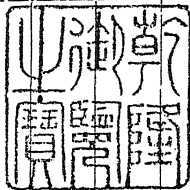
嘗讀夏書任土作貢而必先之以隨山濬川周禮大司徒專理貢賦而稻人所掌必先以瀦口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至於匠人一職又專主溝洫澮川之廣狹以通田間水道是貢賦誠不可一日廢而水利獨可一日不講哉然古今譚水利者莫詳於禹貢而九川之導與三江之入並載蓋舉

其重也蓋重其貢賦之自出也自漢迄元英君察相
何嘗頃刻忘東南水利哉皇朝定鼎燕雲一切供億
仰給東南歲漕天下四百萬石以克祿餉而蘇松常
鎮嘉湖六郡彈丸之地所出殆居其半然一顆一粒
何者不產於地何者不資於水而廟堂籌畫徃徃於
修治漕河動費數百萬金而東吳水利棄焉若置即
如吳淞一江之通塞係東南水利最鉅者齒及修濬
輒以帑藏空虛為辭若論田間水道則益以為不入

耳之談是經國者但知貢賦之所繇入而竟忘貢賦之所繇出坐令浦港日漸湮淺旱澇無繇潴泄遂致霖雨數日膏腴悉成巨浸萬一經旬不雨田疇立見龜坼自萬厯戊子以來災侵疊奏逋課歲積杼軸既空催科愈急無惑乎人愁鬼泣禍亂之萌將有不可勝言者余生長海右頗熟地勢濬治之法亦非難事大都四郡水利在上流者不可勝計而大者止長橋百瀆五六所在下流者亦不可勝計而其大者止吳

淞婁江白茆等十餘所欲修水利當先要害惟先治
長橋等處菱蘆壅滯之地道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
承三泖等湖而又濬吳淞婁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
大浦池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茆許浦七鴉福山
等塘港以泄陽城昆承諸水注於江達於海又令各
縣分督各都圖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導小浦之
水悉入於大浦則滯者泄者兩無阻塞而農田國課
永有倚賴矣顧余老矣目不及見文襄忠介之盛事

姑述其梗槩次其等第以俟後之司國計者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騰錄監生臣

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

明

張國維

撰

記

自唐歷宋迄元凡興修水利記文並從紀載諸書搜

采編次

唐

劉允文元和塘記

元和二年

吳之數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為貨居農實邦本錫

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
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
江潮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
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繇灌溉之
利故名常熟歲無青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
填淤薦為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
素字人原始親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
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為適觀風

悅隨人無間言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芳
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
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供命乃計工量
日候隙庀徒為利涉之宜救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
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
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
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浙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
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

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宏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况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九州穀列七縣其提刑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全清慎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諸方構患而郡邑連陷公毆白徒以控狂寇挺拔凶黨

修濬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
必將大闢王度紹休朝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
政也使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
庶詞之可復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乘舟土
膏其澤歲有堙塞時罔疏滌誰為澄流變為廣瀉降
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
源北來旁分溝洫潛蓄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
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

侔經始浚自高岍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于泉伊
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自唐迄今通
流如故

宋

章峴華亭縣開顧浦記

慶厯元年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吳
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為上腴其魚鹽之饒版
圖之盛視他邑之不若也國朝重馭民之官宰是者

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曆辛巳歲夏

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吏縣章君再調百里

四闕

字

凡積政間有困仍未遑者闕思念窮乏額乎

改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

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艍去來實為衝要平疇

芳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蕪山之陽地

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財及半道

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澤仍歲田無刈

獲傍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浚浦便民之志
首建是議明年春山青龍晚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
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銳於振舉周
覽風俗憫時蓄凶期於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深
然其請乃籍新江海偶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
三千五百二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成
算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饑又重發官廩募
邑之大姓洎瀨浦豪右力能捐金錢助庸者量其豐

約疏之於瀆誘言孔耳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
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之繇是揆日戒告標明
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東山賦
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郭終於
江澁增深四尺槩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
五十畚土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埭壅其
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
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崧塘曰趙屯曰大盈而

松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聚漬民壤錢君又
諭墾田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至顧會疏導之其或
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
泄滙於大川若驕陽盛怒蘊隆為虐則瀦渟潮波分
注壘圳繇浦而入潤及千頃夫然則陰陽慘舒之權
歲時豐穰之候可移於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
大隄屹起素波盛滿煙霞澄滅乎萬狀齋淪朝夕而
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拿音壤歌而歡騰其間

於是邑民之耄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堙為吾儕
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庶得利害而嗇於經費豈物
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寧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
去民瘼興壞起廢易於轉圜是舉也靡殘乎私罔耗
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孰愈於是
哉

胡宿晉陵濬渠記

慶歷二年

常領四邑治吳西境晉陵戶二萬生齒十萬過江來東

列為大縣其土會之法田第九賦第七帛宜絲枲穀
宜杭稻美川澤饒魚鼈太湖底定於其南大江繞出
於其北間民無事擅漁採之利以生其生有二浸之
大而農不能引以灌迹其所以民非棄之顧上謀之
未及究旅力之不能集爾天時稍或亢縮人心乘以
焦窘慶厯之元高陽許君恢以大理丞治於斯既視
邑事精卹民隱審江湖之利可以活夫田也乃歎曰
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旁豹不能用故史記譏之

謂其不足以言智今茲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
田其舍諸妾而弗謀大懼後世之嗤予也因環按四
封周咨野老乃得申港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溉田
之川中間廢不復治緒餘且在因作圖言狀列於外
計且曰湖水可以灌戚港江水可以灌申竈計司移
官覆視其利信然比得符文報從所請始籲厥衆開
陳以利民飭其言悅以承使不戒而廩食具未幾而
暮鼓興其集如雲乃畚乃鍤自二年冬十月濬申港

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朝夕再至為竈
子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口濬之凡四十里並趣縣
之東北不與申港合戚墅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
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楫至焉三港之溉申港
最博繇大港之側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運
瀆東丞等十九小港以醜其利長波之所貫衆渠之
所殺變瘠土成腴壤稽於大浸暢於四支約凡溉田
萬頃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役不加擾衆

靡告勞耒耨者賴焉網罟者依焉明年郡境仍旱渠
田獨稔冒磧鹵生梁稻華穗疑疑清畎泱泱牛羊來
思雞豚萃止野有高廩神有豐豆噫江湖以善利利
萬物不私所利至矣哉從於政者猶夫川也據能濟
之勢操有為之資利足以培害足以剗棄而弗營者
力非有之繇無志於民爾從是而觀高陽君之政其
美志所潛惠化所孚在民博矣後之長此邑者尚監
前良之勤恤百姓之欲嗣而濬之繩而廣之使繼繼

不絕則三港之利衣食茲土庸可竭乎

丘與權至和塘記

至和二年

吳城東圍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湖
南吐淞江繇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
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蠹相從以逋徙姦人
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
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
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

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
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
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
畎洩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
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
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
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
車問民所愁苦盖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

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
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
約故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
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
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
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
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
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濬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

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靈，迅雷以雨，乃用牲於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芟蒲芙蓉，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節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於鰻鯉，濼治新洋江，自朱漑至於清港，治山塘自南山，至於東濬，諸涇六十四浦。

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濼皆通而及江田無滂
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
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閘者以限淞江之潮勢
耳者舊莫能詳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
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縣治其東長洲治
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議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
建亭曰乙未記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權實區區
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

蔣靜江陰重建黃田閘記

政和二年

暨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黃田世傳以為楚黃歇開以
溉田北引大江橫貫城中南出於郭截蔡涇過茶鎮
至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距二浙之漕渠而溉田頃以
萬計皆資潮汐為膏腴昔人即港口置上牖以啓北
江之潮又即蔡涇為下牖以節制旁浦之水於是旱
無焦枯之憂靈無漂墊之患比年以來港浸及壤牖
亦破毀大觀戊子徐侯申來守毘陵會命尹徐君克

邑丞于君溥踵至會歲事稍登人樂自效得錢三百萬市材命工以庚寅季冬上下牐之良址於舊基之北百步為之而成於明年政和改元之正月其版築剛實規制宏壯反觀舊址若坐鬼阜視培塿焉乃更濬上下流之積沙去支港之游土復以餘材作新下牐而闔境之民亡凶歲憂漕輸者亦省率而功倍矣

蔣靜江陰河港堰閘記

政和五年

惟江陰地廣民稠為毘陵五邑之冠壤四高中下而旱

乾水溢比旁縣為鮮嘗竊怪之已而披按地圖大江橫其北太湖處其東南而挹北江之潮汐醞具區之泛濫為河港以十數港之中又有港焉派而為溝洫深而為畎遂若身之血脉失其節宣則病或乘之此天禧之崔屯田立嘉祐之楊都官士彥所以汲汲於橫河市墩令節蔡港以為下軍政治之先而書諸國史形於褒詔記之楊蟠之文民到於今稱焉蓋導江水而南彼其最巨者繇黃田港埭距五卸堰為漕渠

漕渠之東有河曰市墩又其東曰新河新河受令節
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江南匯代洪
港而震澤之餘波暨焉猶或治而不周崔乃西起漕
渠中絕蔡港而東至今節鑿河以貫之於是從衡絡
繹與百瀆相為經緯而田之窪者仰旱者澤瘠者腴
而介於江湖之間暨楊尤為沃野此士彥所以一理
前人之迹而百姓重饗其利也繇楊距今五十餘年
橫河故道堙沒略辨市墩新河代洪港悉又反壤而

具區之水繇無錫而入者既不得洩北江之潮繇令
節蔡港黃田湄而注者又過而不逝於是白鹿化成
等十鄉之田頻苦旱澇而比歲六年之間秋賦之捐
者五朝廷信賞必罰於民功尤重以承流宣化之官
然或苟且歲月雖欲獻議而部使者沮不得為而生
財之道裕民之術所以不能仰副朝廷寄委之意者
郡邑外臺之罪也政和甲午縣丞楚通仕執柔惠之
乃行視水道謂利害之當興者莫先崔侯之所鑿與

楊守之所嘗盡力者然當創牐馬師唐市二橋之旁而仍堰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北接大江視二水之盈虛而為之啓閉則善無以加經畫既定乃度地計工圖其狀以陳而郡侯部使者遣官覆視久之閱歲復滂乃始得請遂因農隙且缺食者取資於官時貸以常平錢穀得夫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七延袤深廣計夫授步二河一港同日皆作丞躬至其所察其媮惰激賞勸工者而食利之家爭出私錢以佐鋪費

於是市墩新河代洪港環亘七十里所流逶迤兩牖
宏壯其溉民田以頃而數四千六十作始乙未冬十
一月辛巳而畢工十二月庚戌卜以明年三月巳巳
將濬橫河會知縣事王承奉有來遂相與戮力自邑
之回堰塘出建寅門東至石牌港凡二十三里皆令
之所董繇石牌以達令節凡二十六里則丞之所部
合四十九里之所溉又為田二千三百一十三頃不
逾月工就而東門之堰亦完總三河一港而計之田

之沾其澤者凡六千五百七十三頃有畸而昔之負
載於道路今操筏而運之一夫可以敵百折商販之
趨關市徑且免於江濤而縣征滋以致遠故雖積工
亡慮四十萬而民亦不以多辭散緡料亡慮二萬二
千三百而官不以費嗇乃知令丞此舉不為無補於
公私與夫職為民官而恬不以民為念者不可同日
而語矣始丞之議是役或謂歲方歉民未可以輕擾
而丞以歲歉之患政繇水利之不修苟佚道使民其

將勞而不怨至是邑人果以令丞功利之實相與龔
石以待書余謂十目所視不待記而可知而崔楊偉
績不蕪沒而無攷則或在于是乃濡筆而識之俾鏡
石以示遠云

楊炬重開顧會浦記

紹興十五年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數
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甲
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飭

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
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
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為縣連亘
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救野
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
渠分導潑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攷視高下詢諸
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
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

基僅存敗木是為旱澇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厯二
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興廢之歲月與夫淺深
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惠愛之實有在
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浦久不濬而淹塞淤澱行為
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
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緡錢而董以縣令簿尉
公首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
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為十部因形勢

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
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狹
隄固舊基為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開治行道建石
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泆水落
土墳繇是自韓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為魚鼈之藏
皆出為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
千二百萬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
者茲不暇錄

許克昌華亭縣開通波大港建張涇堰閘記道乾

二
年

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旁注側
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
填闕雨少過涯則泛濫瀰漫決蓄隄防浸灌阡陌迺
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
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會有言蘇
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

決之四湖所潴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
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姜侯開明強
濟誠愛果達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
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便利以聞
曰東南海濱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
使上也盡開諸堰能挽潮為害閘湖以潴水可矣將
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塞無益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
為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庫為高築月河置閘

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
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丐以常平之帑
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
揆日賦材計功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
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梏姦
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可廋
匿簡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濬河自斡山達青龍江口
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岬

護青墩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置閘於邑
東南四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
五十有五尺廣長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有一千二
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
槩七倍於浚河糜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
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而畢蓋
歛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
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

而雨吾捧土以增防今四境之人自是知耕歛而已
雨暘惟天可也惟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
鄙人也持牛尾抃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
乃為歌五章以遺斯民其詞曰水橫流兮無津涯浩
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
滔滔兮逝而下不摩芟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
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溉兮介我稷黍我受
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以餬其口盍

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臣錫之福
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後天施我子孫兮彌豐年

章洽乾道治水記

乾道六年

上即位之六年歲在丙戌詔遣轉運副使姜公詵按視
浙西四郡水利與守臣條具以聞遂以八月次於江
陰知軍事徐公巖相與研究利病延見父老審訂其
說曰江陰北臨大江地勢洿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
港瀆善淤夏秋淫雨浙西數郡百川竝委瀕港七鄉

竝湖三山低印之田混為一區尋丈而增膚寸而落
十年之間沒休者一百六十七萬餘畝歲蠲秋苗以
一二萬計公私病焉故申港利港皆宜治蔡涇之牖
西通夏港大江之潮繇之以上下東連漕渠五瀉之
水以因之盈縮摧廢既久亦宜治乃竝銜上奏有旨
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己丑歲濬利港輟馬御之資
以充經費越孟春正月鳩徒僱工兩役竝舉輶車隼
旗聯轡於邁撫勉存問衆說忘勞迨仲春二十三日

訖工起三河口以西浙抵江地與毘陵犬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工三十六萬有奇牖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迫感波流悍急易以頽壞乃移基竝東直抵漕渠斥而大之易木以石屹然對峙長各十有三丈四尺高一丈八尺洪之濶二丈三尺岸之西北滙為過壘分殺水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一萬一千四百有

奇而二利興焉出陂澤為平疇變沮洳為膏壤七鄉
歲入增十餘萬石毘陵諸邑固當倍蓰凡浙西之田
陰獲利者又不知其幾千萬頃也蓋自嘉祐六年朝
廷遣都水監簿相視河渠郡守都官郎中楊士彥建
議開導擦柱等六河下及申利二港厥後水利不講
且踰百禩而蔡涇埽壞已二十年矣至是工役洊興
徐公曰動大衆建大利幸聖君矜吾民財用許出於
官而郡止一邑調度不支且奈何重費大農乎再歲

於此摘姦欺汰浮冗銖積寸索凡得緡錢一十萬非以備之絕將焉用建閘濬港既以是克且謂利港在毘陵之利多宜以屬之而江陰所宜增濬漕渠下通黃田以防汎濫絕壅滯預請於朝儲所贏錢六萬八千六百緡命郡從事王淙掌之以備他日工役之費報可聞者太息咸謂上不耗國用下不斂民財是舉也善之善矣姑叙顛末俾來有攷云

范成大崑山新開塘浦記

乾道元年

隆興三年泲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為甚長老之記以為三江具區占揚州地勢最下是為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為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於霖潦時至則水多高居必以衡塘從浦䟽淪四出然後民得污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脈絡壅底則其沈瀆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

次山適為其邑長思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也
按農田令甲歲荒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飾供上之美
若勸分所得為之糗糧扉履畚鍤號召前仰哺者一
時虜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
顧浦濬塘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
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糜緡錢萬一千
二百有奇稻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
公徒無所與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勾書以為記

余聞其土水患舊矣間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用
諸費以從事論議藏有司克屋卒以事太重無敢承
命者次山獨能餓羸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掩後
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意彷彿其緒
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為之揀將終古無後艱此予之
所以欲書者饑疫之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
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
是時人其敢以從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賈瀕死者

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而無傳僅與不為者相絕如毛鷺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於後此又余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異時舟行則一長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於郡盜區寒荒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上憧憧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僻陋之濱以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

為記

鄒補之武進縣重開後河記 淳熙闕

毘陵郡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悉東下
獨南水門受荆溪流注之惠明河道舜宜橋竝卧龍
街抵迎秋門醜為二股一自月斜橋以達於金斗橋
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略州倉後接於縣橋與
金斗水匯地格勢禁不可前往慶歷中李公餘慶以
國子博士守州始穿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

注之漕渠郡人既以漕渠為前河遂指顧塘為後河
以其在互市間故亦曰市河云中稍填淤崇寧元年
太守給事中朱公彥更浚之未幾復罹兵禍夾河民
居蕩為瓦礫悉推納其中又繼居者多治鐵家子頑
鑿餘滓日月增益故其地轉堅悍繇是河之不濬治
者餘四百甲子間有勇於興作當官不為去官而後
太息者皆是淳熙十三年春太守四明林公實來既
視事輒訪民間利害亟罷行之居復深念常為東南

大州富於文雅顧今風俗不加於舊而文士日遜焉
他日肩籃輿訪井落謂彼顧塘橋于州位為東南勢
為喉襟此殆易所謂巽東南也文明以止者耶文明
者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壅暇日合里居縉紳士
道之後有出郡人道鄉先生侍郎鄒公浩所為開河
記文歷道余公中霍公端友所以魁天下狀益證前
說道鄉嘗受大學於河南二程夫子之門紹聖中為
御史言宮掖間事眎死如歸寧媚此陰陽拘忌說耶

於是益思所以為經紀之具踰一年浮議搖搖幾為
沮敗者數矣夏六月屬時不雨於濬治為宜乃蒐卒
之美斥帑藏之遺餘十月戒事仍令晉陵武進令丞
四戎官護作役不決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
尺深於舊為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日
以闢煌煌乎繼慶厯崇寧循吏之懋績其不在茲乎
然君子於是役也見公惠民之德四焉以議論者尚
其決以力役者尚其神以文學者尚其明以舟楫者

尚其利興一役而四德具焉是宜特書大書以無忘
公德郡文學掾三衢鄒補之執筆晚其傍請書之遂
書以為開後河記公名祖洽官為朝奉大夫

鄭霖重修崑山塘記

淳熙六年

至和塘自郡城東屬於崑山亘七十里北納陽湖南吐
淞江舊名崑山塘至和中調民興役始成故以年名
詳見丘與權所記淳祐中魏峻復修之

以下闕
十六字

天一生水水行乎地中

治之存乎人自排決疏濬載於書於是五行以陳六
府以修厥後河渠溝洫皆有志所以著因革明利害
非徒紀述而已吳為澤國三江所匯脈絡貫通為湖
為浦為堰為梁皆順水性之宜以便人之居者行者
自郡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
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蠶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
之東二十五里隸崑山四十七里隸長洲支派連亘
澱山湖吳淞江接顧涇黃泗浦以達於海自駟馬橋

至金潼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黃墓頭至夾潮塘凡七里民竝河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澎湃瀾漫茫無畔岍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唐厯本朝至和三百年間接續用力經營始就水有所歸澤者潴之淺者濬之岍以通乎衢堤以捍其衝橋以續其斷塘成名至和紀以年也然自至和以迄於今又一百三十年雖舊跡尚存奈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攔絕作壩

遇有負載邀阻四出憧憧往來非復由行之舊則不
從新洋江出吳淞江斜塘以至葑門必自明水港鰻
鱸陽城二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嗚呼艱矣哉颶風
急濤不惟有葬魚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罹紅巾之
懼方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披閱獄訟莫此為甚
開藩半載周詢民隱審所欲惡知其尤無良害民者
乃遣官吏相度便宜復至和舊矩自界牌東至崑山
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三尺西

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頭至夾潮塘
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五尺鑿淺通室障狂植潰潮
入於真義曹涇兩浦則捍之斷港無壅始於季春而
成於孟夏富民爭出財以助工官無重費不越四旬
而竣事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鹽賈借逕以萃
淵藪又於修葺之暇自涇橋至於陸涇港凡三十二
處立柵三層防禦堅固禁不踰越共闊一百六十丈
六尺用椿木長短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橫攔柵木

五百八十八丈四尺是役也約前後工費出於民者
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一百二石有
竒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興於農時人不為病助以
衆力人不為擾可以想輿情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
我也昔霖作邑嘉定詣府白事經從數矣目擊其害
慨然欲為厄於位卑而不能為逮今將常平指職所
當為又奪於所急而未暇為偉公之敏於有為而功
成若無所為尤人之所難能者昔主簿丘君與權之

記此塘有五利便舟楫闢田野復租賦止盜賊禁姦
商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孰任其責邪
以時計之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和以至於今
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知也夫因利致利
者不可無憂民之憂者未嘗乏豈其歷年之久曾不
見邪庸詎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勇不足以行之天
下事功之不立豈但一塘之利而已哉愧予之未能
幸有如吾志故書之以示來者云

史彌堅重濬歸水澳記

淳熙十六年

南徐地高邛漕渠貫城中為西津斗門達於海以出納
網運昔之為渠謀者慮斗門之開而水走下也則為
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
閘焉渠滿則閉耗則啓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淤之患
歲久澳廢渠亦告病余至視渠湮塞且盡斗門不開
公私之舟跬步不進率由江陰五瀉而去父老言二
澳不可不復亟按故蹟水為居民膠固盤錯獨歸水

澳而隄防略存澳之西南則轉般倉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垣因以護倉受者在渠給者在濠以便網運之出納引而接之甘露別為斗門以通於江巨三水為之長壕於是度工改修歸水故閘以通於渠其倉壕則取其土以廣倉垣之北規為廣闊益受灌輸其達於甘露港者則為上下二閘且慮其不足以容多舟也視閘之址有陂澤則又通之為秋月之潭以藏舟焉其下閘之外則濬浦百八十丈容舟浮江

乘便艤泊以避夫風濤之害

陳伯廣練湖增置斗門碓函記

淳熙十六年

自二字

合八十四流布為辰溪自辰溪而為練湖又

自別為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上舊疏為斗門者五為石碓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洩也今加板於碓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斗門之柱以石者抵函之數均用民力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總

為米一萬八千八十一石為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
四千八百皆有奇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
冬之十一月越明年三月朔而畢其役

王應麟毘陵重浚後河記

淳熙二十五年

毘陵為股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四明史公以儒雅飾吏
事謂郡城之南曰後河實繫斯文氣脉自淳熙間太
守林公疏濬之後積以填闕公昔為尉時講聞利病
甚悉二十五年來守亟欲疇初志乃搏浮費以度工

而民不擾率伍籍以賦役而民不勞濬源醜流無所壅塞再閱月迄事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緡八千五百有奇東西三百餘丈照舊深七尺士民訢勸焉

陸游重修武進奔牛閘記

嘉泰三年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餽餉北為瓜洲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

地勢言之自剏為是鴈餉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
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鴈
也蘇子瞻常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
水之枯涸固久地志緊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
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
事為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東吏
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
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

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
畀之丘君於是凡問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
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
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
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堅牢自鳩材至
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
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
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

天下足此闡尤為國用所仰淹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戒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所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趙侯之功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

一時便慮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得以
衰耄辭

謝原平江府重濬運河記

嘉定十年

平江郡闔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中外涇源港
胍在在流通歷時變遷主聚蕃塞植蘆託處遙遙河
流失其故道雨潦時至逆滴不行上者湫濕下者沮
洳漱啗之害幾及公庾歲丁丑侍郎趙公出藩於此
曾未踰時州民以開濬涇河為請公於是亟為民條

列其事於部使者乃約經費量公力捐公帑之餘聽
富室之助役以募召用從官給無科犯之擾而有偕
作之樂基事於秋閱月而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計幾
二萬而糜財凡三千餘緡自錦帆涇經始衡從四丈
出跨橋五十有五為河一千一百九十丈有竒淺深
廣狹以丈為率而隨其地勢稍有損益室者既通淤
者既行源達派流脉絡相貫曠則導清流而繚於中
潦則醜游波而洩於外以利通濟以備農田其功不

既遠哉

李臺鎮江漕渠記

嘉定十年

嘉定甲戌仲冬有詔京口漕渠歲久堙闕爰命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錢公仲彪行視疏濬三工程功計費列上於朝越明年春賜可乃擇良日分飭王旅會於渠上畚楬雲興綆鋪麋集統師監督相率勸功自城南以抵江口為里者九先是居民侵冒臨濬刮腐輦壤布於近岼一雨驟至旋復淤渠今分積塗泥高

埭邱頭竝渠之家咸歸所浸開空沙澱呈露垠涯層
碕修聳清波演溢間舊有五乃命更葺跨渠而橋前
後唯六公曰惟城之東歸水有澳以滙積流堙壅既
入復命疏鑿折而西抵通津門回環軍廩東行由甘
露港注之於江復建二閘以時啓閉由南城入抵朱
方門悉甃其岍由城南出達於呂城間石其途挽夫
上下妥視安行以至市溝蠲濁而清東抵黃泥浚淺
而湊小利微害隨力所及以興以除迨及奏功甫一

周旬民不預知官不告勞豈唯輓餉繫此之賴流惡
達壅宜民孔多

蔣惟曉江陰開河記

嘉定十二年

嘉定己卯春刑侯燾以扈承出守越明年乃濬九里河
以疏游土會水澤腹堅而漕河亦病於膠舟爰即其
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燾董其役起自柰鎮之
檣橋極於青陽之屠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徭役以
鄉受者纔四而足固之濶為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

其底十之一又自檣橋而上逆於朝宗門陸續鳩工
城內外河築頓還舊觀是役也為丁夫九千三百二
十有七始事於仲冬晦歲除而工畢

康舉之招真治記

淳祐十年

邑去江不及程陂湖溝澮之積自南至者傾入於江江
潮既應則迅瀾流逆於市橋下二水相制移時不能
去可想矣自紹興丁卯至今百餘年來涇浦淤塞至
成委曲僅一線之水既無復開導而陂湖又多包圍

成田故水則下流不能遽泄遂決溢以成淹浸一或
告旱而上流去水愈遠易成乾涸浙西提舉徐誼所
謂昔之中田今為上田昔之下田今為中田昔之草
蕩今為下田是也極於寶慶之水嘉熙之旱無所措
手大為邑民之病然則任斯邑之寄者水利源委蓋
不可不熟講云

元

陳膺重修練湖記

大德九年

練湖之興其來遠矣繇晉及唐迄於今廢而復壞而修者不可勝紀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底于定其最近而可考者淳熙之役用工人二十有二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七米萬八千八十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其汗漫狼戾如此雖曰為民興利除害然妨奪庶務耗蠹財物不已甚乎乃至元三十二年亦嘗經紀於湖當時蒞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損其糶目工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

千石錢稱是然則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苦民也亦不細夫以幅員數十里之奧區水自長山犇流而匯者八十有四派亦可謂一巨浸也而欲使之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溉而田可運而河可使為利而不可使為害厥惟艱哉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濬導以治填淤多門函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趨疾試省勤而集易期限感而費省丁徒少而功多凡此八者倘非儉以體國勤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

克臻其具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丞行檄相湖中
順大夫鎮江路總管史公實董修役公以名門貴介
春秋富而見地高力量毅而精思到以節用愛人為
根本以至公無私為權衡懲昔大奢酌今便宜作於
仲春之初息於莫春之首環湖上下陵埤巋然厚且
完固斗門石碇暨諸函竇辰次星列陽開陰闔視舊
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財纔及曩時三之一耳適務
民之義蠲抑配之苛嚴而恕暇而整跋涉屬與農

夫野人共辛苦有不勉者至親執鉏鍤訓誘之異乎
予罕之執朴以扶也將成平章政事徹爾公臨視稱
善既畢工父老來言請壽諸石

失吳淞江記

大德九年見
名臣事略

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江故道堙塞使
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前上
疏條具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徹爾
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

工役之數錢穀之費畚鍤之用飲食之需命民索綯
乘屋厚橐桔以防其卑濕為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
輟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
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太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
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
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
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
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晦畢工復置

開竇啓閉以時物無疵厲民無天閼而事竟集

程思忠復修練湖記

泰定元年

水在天地間為利甚大利不興害不除民之生奚以遂
陘不通淺不濬水之利奚以興京口漕運迤邐夾岡
勢卽微奔牛呂城閘堰之捍瀉不日矣南去數百里
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長山八十四汊流為辰溪瀆
而為湖不有疏鑿則有壅淤不有隄防則有奔衝丹
陽金壇之田袤廣勢下微湖之承漚有年矣若夫春

淫夏亢瀦之洩之此湖得用而河得濟也歲遷月改
淤之澱之此湖必疏而河必濬也隨勢上下中埂一
為湖二函碓斗門一一有法旱不乾枯澇不滄沒湖
水放寸運河注尺其功如何哉郡當南北要衝貢賦
之輸運聘介之往來蠻商蜀賈荆航吳楫泛閩浙上
京師者無虛日至泰定元冬湖河淺塞牽夫頓爾進
不能趨車挽肩輸公私病之浙省平章政事拉哈光
祿暨僚屬僉謀妄前都水任少監路總管毛公計工

程適平章政事元布達拉榮祿赴召旋得上聞命行
省叅知政事董中奉行臺侍御史和托拉察噶奉親
臨之兼司副使管本巴奉議僉事華善奉議董督之
省鎮撫會立萬戶警巡之凡募五郡夫萬五千二十
二人工六十日郡廢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緡米萬
八千九百餘石皆出於官由程公壩抵浦河口百二
十里深濬四尺廣上五尺廣下三尺畚壤培岍霖潦
不復灌河底半高置涵管五十四一利舟漕一利田

溉於是河流瀰漫大艘小舫悉得通行無膠澁之厄
又役三千人每千隻工九十日郡廢錢二十七萬緡
米八千一百石以南湖泥芟根植淖不可斲鋪止求
土漕堤埂為斗門一石礎六石函十有三一備啓閉
一借蓄洩於是湖波漱灑官漕民田悉得灌溉無旱
澇之虞時泰定甲子春也噫昔漢開南山渠鑿褒斜
道唐門三山門鑿廣運潭今國家舉河之重役民忘
其勞興湖之大利民賴其便是非天休涵濡省臺贊

襄安能奠此大功姑記其實俾來者有所考云

陸文圭江陰濬蔡涇閘記

至順三年

暨州瀕江受蘇常以北之水鵝鼻灣西折入黃田港出
上閘通五卸堰凡九里一曲第二曲至新橋夏浦之
潮自蔡涇與港橫出匯為泥沙閘廢土堙水淤不洩
至順以來曠澇相仍行省謂江陰居湖下游首議挑
浚分委官吏差募人夫由蔡涇北出江口十里一百
五步積壤翻高用力尤艱同知州事萬侯慨然任責

專督下閘以西一千八百五十餘丈用夫一千八百餘壬申二月起工至三月而竣事

張天英至正石塘記

至正七年

吳江居具區上游昔吳郡也其地濱太湖故築堤塘以
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為橋以達其道路宋
紹定間提刑吳淵命知縣李椿重修之自版圖入國
朝以民衆陞州又五十餘年矣州長諾海公至州之
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為政莫大於安民安民莫急於

水患踈長橋而南至於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風濤衝
激日夜無休時置郵慮危官具修以數則民多蒙其
害予甚歛然將築以厚完之必鎮之巨石然後可對
曰斯塘之為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颶風小石皆為之
漂蕩官日修治因循塞責朝壘夕傾皆虛其費自省
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於斯卒無成議今賢侯為
吾父母有子民心以化其下下之人曷敢不竭忠以
報方今朝廷弛佛者力役使出財以助里胥衆皆義

公之為願盡輸其財以樂成公家事使我子孫將為
無恐矣公大喜知州孫公嗣遠聞之亦喜而贊相曰
嘗聞佛者以善誘人而信從者衆以官府使民民勞
而功半公然之遂招致空山小山清溪獨芳四僧至
堂上議皆稱善命胥三人曰謝珍俞立陸文彪掌其
財用之出入吏二人曰何宗善劉景泰掌其工事材
器之名物而書其數凡日成月要及執事者以聽於
四大士焉明日祭白龍祠下卜人占之曰吉即經始

實至正六年四月也昔公治湖州事知彼官有餘石
乃聞於省府命給與之凡三千餘版於時天無淫雨
水不揚波五穀亦大熟况吏廉而司會計者公無私
四人又篤行其道不避寒暑與百工分其勞市價傭
值均給無少損是以羣公無不盡其心力者總其費
為鈔八千餘錠石之工五萬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
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
勢輒城水竇以疏橫流凡為竇一百三十有六衆皆

驩然曰誠亘古未之見也既訖工復構室道周曰丁亥安居有道行者以守置田若干畝歲積其入以為後人營繕計令不費官不役民農不違時有司不煩其政田里人不知有隸卒而大事克成以為長久之利使人人履坦道而躋春臺微明公善政何能致若是哉七年春二月落成立石門於南浦亭之南鄉表之曰至正石塘所以識年號從民望也是日公大宴賓客官屬與百執事百工賞與有差文武賓士咸歌

詩獻酒以為公壽且曰天將成一代之偉績必生一代之偉人吳江公偉人也上世高昌氏父祖皆社稷臣公自中書舍人提點資乘庫出治中興郡今為是州烏乎石塘萬古當與吾侯之名同萬古也咸願刻石以彰厥美而系之以歌曰震澤之陽兮吳江之州雍熙之世兮逢此賢侯受天之祿兮憂民之憂視民如子兮爰始爰謀易險以正固兮周道孔修行道之人兮罔弗悅懌民今無患兮繫吾侯之力蛟龍在淵

兮母嚙我石垂千萬歲兮纘禹之績至正七年開城
州判官張天英記

楊維禎都水庸田使司記

至正八年

天地位而水為之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
病民神禹治之功侔天地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等
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稊人漢之水衡水司空
之官所繇著而今都水使監之司所繇立也大德初
司置平江曰行都水者泰定年改庸田遷松江以廢

置不常人視為疣舍故棟其署寄署於他所至正元
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
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臬吏遴
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八
年都水使者遵達納實哩公來謂今聖天子切切焉
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署都
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
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府故基若

千畝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
告完中堂宏敞挾室靜密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為
繚垣前為崇閣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
仰瞻嘖嘖稱贊以為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
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
成幕元僚沙君來請於維禎願有以記維禎考中吳
水患自宋李兵部韓殿省郊亶父子經營規畫亦詳
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瀆松江曰

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
我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漂
忽之變也大德間三江湮塞平章徹爾氏濬治功成
民到於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北流天子一
念動坤載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爾氏之功為功三吳之民
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
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理而害能除

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鯀之反事則以方命命者何即理也。以水為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鯀也可不慎哉。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鬚之頃奸膽盡落居官視民饑溺猶已。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閩帥大使尚公有用字繼賢。是年九月九日於官副使算卓字質卿康公若泰字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觀音努公字國賓。是

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照磨李
淑字公錫分事董者掾史錢璠奏差蔡琳李報也繫
之辭曰邈哉法象類玄與黃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
河在下吐內陰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惟殃帝
憫下土具區芒芒忽焉震湯周官禘人漢司水衡利
修於農叶爰設司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為天子使
材貞且韜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恩肥海邦
水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畊食鑿飲男樂其作

女修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通叶職臣
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浪反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